

【性情文本】

## 隐忧

□星袁蒙沂

村子之北，是一座斜上的小山，几十米高，山顶相对平缓宽阔。山顶再往北两公里处，分散有我家的几块薄地。

以前，父母在那几块地里种过花生、大豆、谷子、绿豆，也种过玉米、高粱和地瓜。这几年，我家的地被周围那些废弃田地里长出来的荒草侵扰着、包围着，种啥都一年比一年减产。收成不好，慢慢地也想放弃了。

由一档热播电视节目《爸爸去哪儿》，我又想到了栽种多年的红薯，愈发纳闷“红薯去哪儿了”！红薯也称地瓜，以前我们这几家家都种。而现在，地瓜地已难觅踪迹了。红薯的减产，很令人担忧。年复一年，这种担忧，每每有增无减，以至于让人心痛，让人不安！红薯不愿种了，黄梨不值钱了，山楂种不了了，农民

不务农了，我们吃什么？

最近这两年，我的担忧越来越重。父亲六十多岁了，母亲也年近六十，他们还得管理家里的那些果树和田地，身体已经开始吃不消。秋忙时，父亲经常害腿疼，母亲的手腕也时常肿胀。他们身上疼时，多是吃些止痛药将就将就。

山楂、桃子和苹果的价格，一直还算可观，父母舍不得就这一片地一片地扔掉。可是不扔，管理起来又很勉强。那些果树，一般都生长在山岭、斜坡上，喷药、浇水、施肥、采摘，哪一样都繁琐而繁重。在城市里生活的市民，到我们这儿空手走路都困难。

那些路，其实就是些长期行走留下的印记。因为长期踩踏，在荒芜的山岭上，毫无修饰地硬生生磨出了这么一条条痕迹。踩

上去，硌脚还打滑。

像我这样从小到大很少在家干农活的这代人，不管在外上班的还是外出打工的，都已经干不习惯这里的农活。有份固定工作的，肯定不会再回家务农；在外面打工的，也不愿回来累死累活挣小钱。即使在外地打工不如回家挣的钱多，大多也彻底放弃了果树和田地。土里刨食的生活，对我们这代人来讲，实在太过艰辛。

我们村总共三十多户，一百几十口人，这一百几十口人，四五十岁以上的占一半以上。到了我这一代，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嫁出去的，不会再回来；娶来的媳妇，基本都干不了这里的农活。除去在外地工作和打工的，真正在家长期留守的，不足十人。算上打工十人，数量不足父母那代人的一

半。而我们这代人的下一代，由于计划生育等原因，真正会留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务农的，怕更是寥寥无几。

不往后再说，到我们这一代，村里的农活就已经干不“利索”了。父母年龄大了，我不上班时常回家帮忙。从山上摘完山楂朝家里挑，父亲一次能挑一百二三十斤，我只敢挑八九十斤。父亲一天能挑十几趟，我顶多也就挑十趟。每次回家摘一天山楂，挑不了十趟，我的肩膀就会红肿淤血很多天。

妻子不习惯走山路，帮忙摘山楂还可以，让她去山上挑山楂，直接免谈。村里像妻子这样的媳妇们，不是不肯干，是想干干不了。至于如何给果树施肥、什么季节喷洒什么农药、果树该怎样修剪，我这一代人，真正懂的没几个。初中毕业前，我们放了寒假，

或者秋天的周六周日，要么陪父母去地里刨地瓜，要么就一人背一个家伙扛一个锄头到处捞地瓜。那时候，不上学时，捞地瓜是孩子们最常干的农活。谁捞得多，谁还会成为大家争相学习的榜样。

这些年种地瓜的少了，少到地瓜成了稀罕物。种梨树、苹果树和山楂树的，肯定也将越来越少。村子里务农的人少了，那些果园和田地，又将放置于何处？就让其这样一片片一处地闲置荒芜下去吗？

不敢想象，若干年后，祖辈生活在城里的人，还能否吃到产自我们这里的新鲜优质的水果？除了像我们这样的山区，平原上那些种植粮食和蔬菜的农民，其人数是否也在一天天缩减？我们这儿，村里的那些果树正值壮年，而在家务农的人们，却已非当年。

【浮生世相】

## 招安

□安宁

一个朋友，年轻气盛，看到社会的不公，总不忘发挥一个公民的职责，在网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几年前，网络刚刚兴盛，他的主页一度红极一时。彼时他“出口成脏”、骂名远扬，文化圈里做贼心虚的人，皆对他敬而远之。

一个做书发了财的“暴发户”，在一次聚会上一忍不住朝朋友透露了他赚钱的秘诀。原来他抓住了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所有卖给孩子的所谓名家解读书籍，其实皆是几个人炮制出来的，所谓的中考高考满分作文选，也是找写手匿名连夜赶出送往印刷厂的。这一套做书的规则，大家心知肚明，只要可以装满荷包，真真假假，谁去计较？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朋友当即在网上发表了长篇累牍的战斗檄文，甚至连身边人的名字都毫不隐瞒，这样不留情面的揭露，让与朋友相识的人皆慌了神。彼时朋友被媒体趋之若鹜，却遭来好友的一致谴责，说他出卖自己的颜面也就罢了，何故还要搭上别人的前程？他这样背水一战，难道就永远没有向世俗生活低头的一天？

朋友当即反驳说：“我这生活的勇士，是绝不会投降妥协的，想让我沉默，除非生活可以将我生擒。”

几年后，网络言论铺天盖地，朋友的那点声音被淹没其中，渐渐没了声息。那时他也娶妻生子，供房、养老和教育费用沉重压着，让只是一个普通职员的他渐感力不从心，昔日激情飞扬，开口必是社会话题的他，在聚会时开始底气不足。如今朋友真的是怕了，年龄渐老，却还没有跳出中规中矩等着薪水生活的日子，那点工资放在腰包里，真是怕见任何人，怕父母生病，怕妻子进美容院，怕儿子讨要学费，怕亲朋好友变着法收敛红包。

朋友就在这个时候去见了一个三番五次请他这笔杆子出山帮忙策划图书的老总。起初朋友还很羞怯，觉得弄虚作假的事情有些见不得人，后来书出来后，真的将一大批人的钱忽悠了来，而且反响竟然不错，自己的荷包也被老总给塞得满满的，回家后连老婆孩子都崇拜的眼光看他，他脸上的躲闪与慌乱终于得以平稳过渡，成为意气风发的从容与不迫。

半年后我去见他，他请我喝乌龙茶，喝第一杯时，味道浓郁，热烈张扬，犹如一个个性鲜明不知疲倦的青年；再喝，那股甘草的冲味有所减淡，宛若在社会上打拼得略略疲惫的上班族；及至第三杯，便有了平和之味，一切沉淀到最好，这应是人生里的中年，看淡，看开了一切。可以进退自如；等到第四杯，便少了可以细品的滋味，渐显白水的寡淡，此时人生逼近暮年，有了苍茫暮色中的悲凉之气。

我知道朋友想告诉我，而今的自己，是那第三杯茶。当初向生活拒不妥协投降，而今被它生擒了去，竟是心生感激，觉得还是与它打成一片的好。至少，那种被金钱缠住手脚，犹如一只笨拙的小兽般无法前行的尴尬时日可以远去。而这种切实的物质实惠，不知是不是高高在上的生活给予投降者的一份犒赏？

但，被生活招了安，俯首称臣的时候，无论如何总还是有你我不肯承认的悲壮与苍凉。

【旁观者说】

## 执迷

□童卉欣



有恒心，有毅力一向是为人赞赏的品质，所以他很庆幸自己拥有这样的品质。

他练习打响指五年了，两千多个日日夜夜，打响指几乎占据他所有的业余时间，苦苦备尝，其中付出，只有自己知道。

终于，他走上一档全国大型娱乐节目，秀自己的“独门绝技”——打响指快到每分钟280多下的频率。陪着他一起走上舞台录制节目的，还有一个黄

裙子女孩，他的助理，他的盟友。对于打响指的操练，除了他本人，应该就数“黄裙子”付出多了，只是她的付出更加不为人见、不为人晓。

计数器显示，他破纪录成功了，同样兴奋的“黄裙子”几次欲给他拥抱，都被他忽略掉，直到主持人、评委和观众都看出来并加以提醒，他才对一直默默在侧的她致以谢意。她说：“以前，我愿意等候他，以后我还会一直陪

着他走下去”，眼中泪光闪闪。

站在人前，收获掌声和成绩的永远不会是她，却给出五年青春的无偿付出和陪伴，如此的忍耐和坚持，对于女人，除了爱，还有什么解释？所有人都看出来。得悉他和女朋友已经分手，观众席几乎要爆出“在一起、在一起”的煽情呼声了。

眼前似乎是一段爱情和事业双丰收的好戏。评委却

【若有所思】

## 倒着走

□颜景霞

上班路上，常见很多老年人倒着走，脚步缓慢而从容，与他们年纪，体态是如此和谐。心生羡慕，也试试走几步。倒着走，眼前的风景渐行渐远，新的风景会毫无征兆地闯进来，与我们正常行走所感恰恰相反。倒着走，除了能锻炼身体外，还能在熟悉的世界里获得新感觉。可

惜的是，年轻人的脚步总是匆匆，被时间拖拽着向前行。

人能倒着走，也有鸟儿能向后飞。这就是世界上已知最小的鸟类——蜂鸟，它也是唯一能向后飞的鸟。“蜂鸟绝对不是普通的鸟。它的心跳每分钟1200下，每秒翅膀扇80下。如果想让翅膀停下来，10秒钟内绝对死亡。这可不是一个寻常

的鸟，简直就是个奇迹。”电影《返老还童》中的迈克船长如是说。我常想，可能正是因为蜂鸟活着时片刻不能停歇，所以造物主才赐予它向后飞的本领，在忙碌中看看别样的自然。

我们是否也是这样，“有病方知身是苦，健时多向乱中忙”。每天忙忙碌碌而不知所终，看着前方的目标快步追上，

然后抛在身后，又去追下一个，忽略了生活中原本应有的健康、亲情、朋友……我们以拥有了这一切，到头来却两手空空。布袋和尚早就作《插秧诗》点化众生，“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静为道，退后原来是向前。”

倒着走，是种心态，也是种心境。

【人生边上】

## 请给我一点痛

□翟杰

节目一开始，主持人向在场的观众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怕疼的举手。”

众人纷纷侧目，然后陆续将手举了起来。大家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在主持人的示意下，一位女子走上了舞台。

“我天生无痛感。”女子话音一落，举座惊嘘。她说自己今年已经23岁了，从小到根本就不知道“疼”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小时候打预防针，看到周围的小朋友都哭，自己也跟着哭；上学时，遭遇到磕碰后，最多只能感觉到血液往外流动；参加工作以后，一次领导让她帮忙

倒一杯热水，她不小心将沸水洒在了身上，手臂上立刻起了一片水泡，但她丝毫没有感觉。

她说，因为没有痛感，吃饭时自己曾经咬穿舌头，为了安全一直都带着塑料牙套。

看着她身上的疤痕，听着她伤感的描述，现场的气氛一点点在凝固。为了调节气氛，主持人善意地开了玩笑：“世间的事儿，有弊就有利，等到你生孩子的时候，不知道会被多少产妇羡慕呢！”她摇摇头，硬挤出一丝笑：“医生说，患这种病的人，是不可能怀孕的！”

最后，女子说：“我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想知道‘疼’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以前有位同事，因车祸被撞成了植物人。那天，我们前去看她，她的丈夫正在为她擦脸、按摩。这时，隐约传来一阵

恶臭，气味来自邻床另一位植物人患者。她的家属赶紧帮忙处理，一阵忙碌之后，满脸倦意的家属们孩子般地欢呼起来：“谢天谢地，终于排泄了！快，赶快告诉医生！”

同事的丈夫送我们出来，他耷拉着脑袋，似自言自语：“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也能那样哦！”见我们不解，他解释道：“医生说，有排泄就是有代谢，说明病人对流质吸收得好，康复的希望会更大！”

处理病人的污物，在一般人看来是最折磨人的。但是到了同事的丈夫那里，却变成了日思夜想的事情。

和哥们儿一起去看电影，到了一个充满悲情的桥段，他

竟然拿出了纸巾。我不禁感到好笑，一个大老爷们儿，在电影院里抹眼泪，丢不丢人？回到家，我越想越感到好笑，便拿出手机给他发去了一条信息。一分钟后，便收到了他的回复：有泪水在，我感觉自己依然饱满。

那夜，我辗转难眠，不断地问自己，究竟从什么时候起没有了哭的欲望，甚至丧失了哭的本能？纷繁的尘世，正逐渐把我那颗柔软的心变得僵硬。

虽然我怕痛，但还是请给我一点痛吧！让我好好感知这个世界的流转，让我细细体味自己的存在，让我证明自己并没有被岁月磨砺得已经麻木。